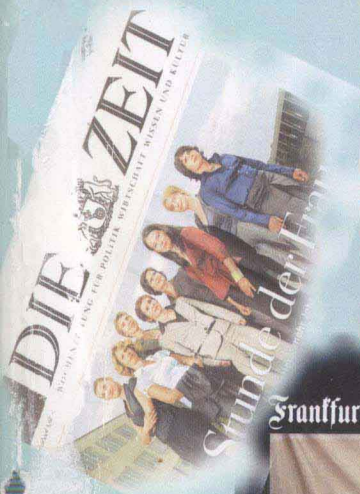


译海拾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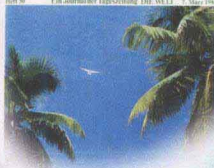
雷夏鸣 译



Frankfurter Allgemeine Magazin



WELT REPORT



DER SPIEGEL





作者（2000 年摄于家中）



作者 1962 年—1967 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外语系



作者夫妇退休后与德国友人在
奥地利著名的度假胜地蒂罗尔 (Tirol)

译海沉浮 甘苦自知

自序

1962年，我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高校招生录取率只有10%，就在这一年，我考入了中山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经过五年的学习，于1967年大学本科毕业（当时我校外语系本科为五年制）。

时值“文革”，毕业后又要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再教育”，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将近十年，至“文革”结束，才于1977年幸运地被调回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安排在外文资料室工作。

荒废了十年的专业，如今又回到高校，每天沉浸在如海般的外文资料中，不亦乐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德文报刊，其德文阅读、理解能力迅速恢复和提高。

通过阅读，又适逢后来有机会赴联邦德国公干一个月，所见所闻，我发现，别人才不是“一天天烂下去”呢，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啊！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门的徐徐打开，我开始翻译德文资料，向全国各大报刊投稿。也许是当时国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我的稿件采用率几乎达100%。随着一篇篇译作的发表，其兴趣也益发不可收拾。凭着一副年富力强的身体，我的节假日都几乎沉迷于翻译的乐趣中。

然而，搞过翻译的人都知道，文字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当时还没有电脑，每篇译作都是用笔一字字写出来的。有时遇到一些句子，明白德文的原意，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表述，此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甚

至夜不成眠。一旦灵感闪现，抓获佳句时，又会欣喜若狂！其乐趣，其满足，真是难以言状，此谓“痛并快乐着”也。

至 2002 年退休为止，我已分别在国内（包括港澳地区）17 种报刊上发表过译文，共约 30 万字，内容包括短篇小说、时事背景、名人轶事、国外风情、奇闻趣事等。也算为开放改革做了点事。

1987 年，我辑录了部分已在国内报刊发表过的精彩译文汇集成书出版。本想几年后再出第二辑、第三辑……后来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愿望被迫搁置。

时光流逝。某日，一觉醒来，屈指一算，原来我已步向古稀之年。来日无多，时不待我，出书之愿望又重新燃起，若此时再不动，或成终生遗憾。于是下定决心，趁尚未痴呆之时，了却心愿。如今，此书终于面世，可算此生无悔。

该书是我在芸芸译作中选取其精彩者编辑而成，我自觉有如下特点：

1. 全部文章均译自德文报刊，说的都是外国的人和事，让你开开眼界；
 2. 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并存，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3. 每篇文章都在 2000 字左右，只需要 5—10 分钟就可读完一个故事；
 4. 当你想打发时间的时候，读它，可以消闲解闷。
- 未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作者 雷夏鸣

2010 年 4 月

于广州白云山下寓所

目 录

迷你侦探小说

谁是凶手?	1
一箭双雕.....	4
智破盗画案.....	7
长毛猫怎么啦?	11
送给死者的最后一束花.....	14
谋杀, 在深夜发生.....	17
同上西天.....	20
最后一着输了.....	23
谁杀了谁?	25
倒霉透了的特勒格.....	27
自投罗网.....	30
聪明的迪特.....	33
一桩奇特的大劫案.....	35

风云人物 风采各异

马科斯千吨黄金之谜.....	43
小斯大林的命运.....	47
如果斯大林泉下有知.....	52
耄耋之年 风流依旧.....	54
侯赛因国王传奇.....	56
拿破仑最后的日子.....	59
卡斯特罗的私生女阿莉娜.....	62

前后两总统 性取向不同.....	65
我的朋友克林顿.....	67
德国外长的新娘子.....	70
如果莱温斯基在他面前撩起裙子.....	73
窘境中的戈尔巴乔夫靠写书赚钱.....	75
叶利钦贵体有恙 巫术士神奇治病.....	77
总统情妇再说真情.....	78
拉宾爷爷，我心目中的英雄.....	79
米莎的传奇人生.....	82
希特勒的生死之谜.....	86
希特勒的阴魂.....	89
历史在他的镜头里再现.....	92
世事变幻镜头中.....	94
黑人名模：面对残酷的割礼习俗.....	95
她统管着一个“死人王国”.....	99
战斗机女驾驶员之死.....	101
女潜艇长的风采.....	103
女恐怖分子传奇.....	105
我只是总统的夫人而已.....	108
超越死神的“超人”.....	110
贝多芬死于污染鱼.....	112
努尔王后好事难成.....	113
“世纪美人”不老秘诀.....	114
女歌星猝死之谜.....	116
“墨西哥麦当娜”罪责难逃.....	118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一段荒唐师生恋.....	120
小孩说谎引起的屠杀.....	124
600 个被带走的孩子.....	126
大难不死，福耶？祸耶？	128
最后的生日庆祝会.....	131
德国卷起“人力三轮车之风”	133
恐怖的空中旅行.....	134
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的宝藏之谜.....	137
街头壁画 趣味盎然.....	139
神医还是巫医.....	140
风行美国的娱乐工具——飞镖.....	142
比基尼岛的灾难.....	144
萨拉热窝：战争与女人.....	146
文胸趣史.....	148
猛禽警卫机场.....	150
“战争之孩”寻父记.....	152
瓦格纳与数字“13”.....	154
柏林墙石块遍天下.....	155
第三颗原子弹没爆.....	157
十七年后吐真情.....	161
人间地狱奥斯威辛.....	166

谁是凶手？

警官杜布勒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我是杜布勒。”
“我是雅各布医生，”对方是阴沉的男低音，“请你马上到克努特·莱舍特先生住处，赫尔姆大街 12 号！”

“发生了什么事？大夫先生。”警官边说边记下地址。

“我是莱舍特先生的家庭医生，莱舍特死了，初步断定是一桩杀人案。”

杜布勒叫他的助手芬纳进办公室，几句话后，两人就匆匆上路了。

雅各布已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我们是在他的游泳池里发现莱舍特先生的尸体的，当时他的脸朝下，俯在水中。他的三位朋友：阿姆布鲁特、盖尔纳和哈特曼把他拉上水，进行急救，但无效。”医生有点慌忙地陈述着当时的事态。

两位警察环顾现场，在捕捉一切与事件有关的蛛丝马迹。还未等他们表态，医生又说：“泳池边放着半瓶威士忌酒，莱舍特可能已喝得半醉，但他的后脑勺有一处明显的伤痕，究竟是摔倒撞伤还是被人击伤的，要你们才能确定。”

一会儿，雅各布、警官杜布勒和他的助手芬纳就断定：伤口是被人击伤的，因为现场不远的一把铁钩上的血迹与莱舍特的血型一致，莱舍特是被人击昏后推进游泳池里致死的。

经过细致的调查，发现死者的三位朋友均与死者有着不同的矛盾。杜布勒警官认为，三人都有谋杀的可能。助手芬纳说：“阿姆布鲁特欠莱舍特一笔数额巨大的债，阿要求延期归还，但莱不同意；盖尔纳的女友玛丽几星期来与死者厮混，事发当天还与死者约会过；至于哈特曼，曾与死者在生意上有很大的摩擦，被死者弄得损失惨重。”

“事发那天晚上，”杜布勒看了三人的审讯记录后，用归纳的口气说，“阿姆布鲁特提议到莱舍特家里去打扑克赌钱，阿希望在赌时赢些钱抵偿他欠莱的债。盖尔纳和哈特曼同意这个提议，于是三人前去找莱。没想到莱对玩扑克不感兴趣，他一个人走出屋外，玛丽在游泳池边等着他，他们在泳池里嬉戏了一会后，玛丽就回家去了，莱仍然坐在泳池旁休息。阿、盖和哈只好三人在大厅里玩扑克。在玩的过程中，阿曾说要去厕所，其时间之长，足够到泳池旁把莱干掉。”

“不过，盖尔纳也离开过大厅，”芬纳说，“阿回来后不久，盖曾说要到室外去买两瓶威士忌酒，据说其中一瓶他拿到泳池旁送给了莱，以缓和一下与他的紧张关系，另一瓶则拿回大厅，三人喝掉了。”

“这期间哈特曼没离开过大厅？”

“不，据他说，他曾到厨房的冰箱去取冷饮，但他坚持说没到过游泳池。”

“既然要去取冷饮喝，说明他们三人喝酒已喝了一段时间，”芬纳继续说，“而一个人坐在泳池旁的莱舍特，恐怕也喝了不少。”

“是的，”警官说，“他身边的酒瓶里只剩下半瓶威士忌。也就是说，如果是阿把他杀死的，他后来就不可能再接纳盖送给他的酒，更不能喝掉半瓶威士忌。”

“对，很难想象盖向一位浮在泳池里的死者献上一瓶酒，也很难想象盖没见到泳池里的死者，放下酒就走了。”

“假如盖送酒去给莱时把他杀掉，那么莱就不可能再



喝下半瓶酒。我认为，凶手只能是哈特曼。”杜布勒一边肯定地说，一边习惯地伸手往衣袋里掏烟，每当他对某件事考虑得有把握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要抽烟了。

“我建议，迅速提审哈特曼。”助手说。

两人站起来，马上前往拘留所。

“唔，哈特曼，你就是杀害莱舍特的凶手，你明白吗？”警官用肯定的语气说。

哈特曼极力否认，并说盖才是凶手。他说盖杀掉莱后，为了制造假象，故意把半瓶威士忌倒掉。

“不，”警官说，“你别抵赖了，尸检证明，莱确实喝了很多威士忌酒。哈特曼先生，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哈特曼低下了头，无话可说。

（译自《Langenscheidts Sprach – Illustrierte》1993年第3期）

（插图选自原文插图）

（译文原载《周末画报》1992年第2期）

一箭双雕

“你们不能这样做！”观众席里有人喊道。

“肃静！不然我要你离开法庭！”法官警告说。

“但是，阿希姆是无罪的！”观众里那人的声音虽然显得疲乏，但却是坚定的。

“你究竟是谁？”法官问道。

“我叫朱利安，我就是你们说的被阿希姆杀死的人！”

这句话象一枚炸弹扔进了法庭大厅，观众们惊讶不已。前段时间，人们对此案众说纷纭。虽然阿希姆曾经承认是谋杀者，但其主要谋杀动机还未弄清楚，尤其可疑的是：尸体还未找到。

然而，如今“尸体”找到了，奇怪的是：尸体还活着！

“休庭再议！”审判长说。

当局照例对案件重新进行调查审理。所有的调查分析都集中到同一结论：朱利安所说的是事实。于是，不久前还被定有谋杀罪的阿希姆被宣布无罪释放。

阿希姆一案就此结束。阿希姆刚释放就被新闻记者们团团围住，他们劈头劈脑地向他提出一个个问题：

“阿希姆先生，你现在的感觉怎样？”

“您打算对拘留审查要求赔偿吗？”

“您当时怎么承认了自己有谋杀罪的？”

“我被拘留后几次受到长时间审讯。官员们告诉我，如果我招供，并在审讯记录上签名，审讯就可以结束。在审理过程中，我可以收回我的招供，按照法律只有在主要程序审判中说过的话才对判决有效，所以我满足了官员们的要求。”阿希姆回答。

“然而，在主要程序审判中，人们并不相信你的无罪保证。”一名记者说。

“整个审判过程你已经经历了，现在请让我安静一下吧。”阿希姆说着离开了审判厅。

法庭何以会相信阿希姆的无罪保证呢？这得从头说起。阿希姆和朱利安两人本来合作开了一间商店，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终于赚了一笔钱。事情的起因是阿希姆向来对钱过问不严。

朱利安是管账的，他常常把所赚的钱大笔大笔地转入自己的秘密账户里，而阿希姆一直蒙在鼓里。当阿希姆有一次偶然发现朱利安的诡计后，朱利安却带着所有的钱溜之大吉了。

朱利安一直无影无踪，没有人去寻找他，即使是被他骗了的伙伴阿希姆也不追寻他，更没有人去报警。

一天，警察局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阿希姆杀死了朱利安。

警察进行了一系列的搜索调查行动，失踪者一直没找到，而阿希姆则被拘留，并连续受到审讯。

如果不是朱利安在最后一刻出现的话，此案已可以作出判决。

阿希姆看来对自己的释放很庆幸，他兴冲冲地走到朱利安面前说：“我重新自由，应该感谢你，来，到我家里去好好庆贺庆贺。”

朱利安欣然应允。

在阿希姆家里，两人频频举着香槟酒干杯。

“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阿希姆忽然一本正经地说，“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罪犯，你还差得远呢！”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你受罪，你毕竟是无辜的。”朱利安宽宏地说。

“我刚才说过，要做一名罪犯，你还须好好学学，亲爱的！”

“我拿走的那笔钱还分文未动，全部在我的公文袋里。”朱利安说，“你当然可以如数取回你的那部分。阿希姆，愿我们象过去那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阿希姆坐着不动，突然，他压低声音，凶狠狠地说：“我要的

是你公文袋里的全部，而不仅仅是我的那部分！”

朱利安惊讶地看着阿希姆掀开外衣拔出一支黑亮的手枪，不慌不忙地装上子弹，对准他。

“在给警察局的信中，我当然不会提我开枪打死你，……”阿希姆傲慢地说。

“什么？你……你……你自己写信给警察局告发自己？”朱利安更加惊讶不已，他吃力地咽了一口痰，实在无法理解阿希姆为何这样做。

“是的，这叫做‘一箭双雕’，第一，这可以引蛇出洞，诱使你出来；第二，如果你再次失踪潜逃，将没有人再相信你被杀。而这一次，你是千真万确被我杀掉！”

.....

（译自《Langenscheidts Sprach – Illustrierte》1992年第2期）

（译文原载《法制画报》1989年第164期）

智破盗画案

汉斯·米克斯正在修剪着灌木篱笆，这篱笆作为天然屏障围着这幢居民住宅。此时，米克斯正在埋头认真地修剪着，以致有人站在篱笆门口喊了几次他的名字，他才听到并转过身来：

“有什么事吗？”

“您是米克斯先生吗？”

“我就是，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的，您是谁？”

那人掏出身份证，递给米克斯，说：“刑侦处高级督察沙弗尔。”

“刑警？”米克斯吃惊地睁大眼睛，“您是不是弄错了，我实在不知道我怎么会与刑警有关。”

“不必惊慌，”沙弗尔安慰地说，“我只打扰您一会儿，例行公事地问几个问题，您是否知道……”

米克斯请这位督察进园子里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你这幢楼某住户家里的名画昨夜被盗。”

“什么？帕勒太太家里被盗？”米克斯叫了起来，

沙弗尔皱了皱眉头，问：“您怎么知道是帕勒太太家里？我可一点也没提到过她。”

“这不很清楚吗？我们这幢楼只有帕勒太太家里墙上挂着名画。她平时住在城里，只有夏天才来这里住。由于她害怕名画被盗，每次来这儿住都把它们一起带来。”

“除了您还有谁知道这些事？”沙弗尔问。

米克斯笑了起来：“实际上这幢楼人人都知道她的怪脾气，您不妨去问问其他人，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倒也是，谁不怕邻居的东西被盗会怀疑到自己呢。

“她的名画是怎么被盗的？”米克斯问。

“小偷从一个虚掩着的窗户进入，帕勒太太大概睡得很熟，一点也没发觉。当她醒来时，发现名画已不翼而飞。您昨夜听到什么

异常声音了没有？米克斯先生。”

“很遗憾，督察先生。我昨夜也睡得很香。”

“那么打扰您啦，米克斯先生。我还要到其他住户去问问。”

“您只管去问吧，不过我想他们也不会向您说什么的。喂，那些名画真的很值钱吗？”

沙弗尔已走出园子，听米克斯这样问，回过头答道：“如果这是真品，当然很值钱。”沙弗尔做了个鬼脸，接着说：“不过，帕勒太太很诡，她每次来这儿住，带的都是赝品，而把值钱的真品留在城里的房子里。她这样做，是想把那些对她的画起了叵测之心的小偷的视线搞乱。看来她这次真的成功了。”

“原来这样！”米克斯好像恍然大悟。

“再见，米克斯先生！”说完扬长而去。他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再在这儿聊下去了。

米克斯继续修剪篱笆。不一会又听到有人叫他，是他的邻居斯特凡·魏克：

“您听说了吗？米克斯先生。帕勒太太家里昨夜被爆劫，所有名画被盗走了。”

“我知道了，刚才有位刑侦处的督察先生到过我这儿。现在他又到别家去了。”

“我什么也没听说，什么也没看见。”魏克说，“刚才我对那位督察先生也是这样说的。也许他在这儿什么也没了解到，因为我们这一带的人晚上很早就上床睡觉的。”

“不过，督察先生好像认为，作案者很可能就是我们这幢楼的



人。”

“这只不过是逻辑推理罢了。”魏克认为，“我们都知道帕勒太太的画挂在家里，所以督察先生对我们都怀疑。不过，听说被盗的画是假的，不是真的……”

“督察先生对您也这样说？”

“是呀，为什么不说？这是事件的戏剧性之处。”

“唔，”米克斯皱皱眉头，“这真够戏剧性的。”他放下了手上修篱笆的剪子。

第二天，米克斯继续在修剪他的灌木篱笆。

“对不起，希望我没打扰您。”沙弗尔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

“不会的，”米克斯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怎么样，您的侦查有进展了吗？”

“是的，怀疑对象虽然很多，但已发现了新的情况。”

“您是说，小偷很快就会被抓到了？”

沙弗尔点点头，说：“作案者昨讹诈再一次潜入帕勒太太的屋里盗画。”

“什么？”米克斯惊讶地叫道。不过，沙弗尔对这种惊讶早已料到，“那结果怎么样？”米克斯问。



“这回是潜入她城里的家。所有的名画被洗劫一空，实在可悲。”

“这不奇怪，”米克斯说，“您到处对人说作案者第一次偷的全是赝品，所以小偷必然会再去偷她城里的真品。是您造成了小偷的第二次作案，督察先生。”

“您说得对，”沙弗尔承认，“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发现，谁是作案者。”

“什么？”米克斯又一次表示